

偏爱我的王元鹿老师

沈喜阳

从2007年6月认识王元鹿老师，迄今已三十年。记得当时呈给王老师一首藏头诗《王师元鹿诗家存正》：“王朝频代迭，师者倍尊崇。元气充天地，鹿鸣动古今。诗词多委婉，家国转深沉。存学追仓颉，正如许说文。”这件“投名状”说出了王老师的精神气象、诗词特点和学问专业，算是通过了王老师的“面试”，我从此成为王老师门墙外的弟子。

我当然无缘直接听王老师授课。据说王老师课上提问，如果同学回答的不是“标准答案”，绝不会引来王老师的批评，反而会得到一句“一家之言”的妙评。王老师的“一家之言”，可能取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指学生的回答是他一个人的自说自话，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但在学问上如能“成一家之言”，则是学者一辈子追求之事。所以说“一家之言”是妙评，妙在一语双关——对学生既是调侃，也是激励。

王老师的幽默风趣我亲身见证过。在拜识王老师一年后，我曾带着十岁的儿子去沪上拜访王老师。王老师刚做了骨质增生手术，行走不便，所以他说自己老来还不得不拄拐“学步”。儿子在我和王老师谈天时，坐在一旁安静读书。王老师请他喝可乐，他一再表示不喝，王老师表扬他很有教养；后来儿子越加自在，不自觉中脱了鞋盘腿盘脚坐在椅子上，我为他的行为缺乏教养而有些不自在，但又不好当面批评，

王老师看出我的尴尬，笑着说他很“绅士”，轻松地化解了我的尴尬。其实王老师的幽默风趣背后是善良大度。之后王老师要我安坐，他拄着单拐缓步走进室内。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交给我，说是给孩子的见面礼。我坚辞不受。王老师说你不要嫌少，这是一点小意思。我说这使不得，这不是多少的事；如果知道这样，我就不带孩子来了。王老师说，这是老辈人的规矩，你带儿子来，我很高兴。王老师又说，不要弄得我身上都冒汗了。我只好说惭愧，就接受了。王老师这才坐下去。我们告辞时，王老师一再为他不能请我们吃饭而抱歉，我说今后有的是机会。

王老师当然多次请过我吃饭，上海的老半斋和鸿瑞兴，都是他带我去品尝的。他还把他的朋友，比如移居美国的小说家裘小龙先生，介绍给我。他还会把他所认为的个别学生的不足告诉我，当然更多是把他的长处告诉我。他也曾把我作为专家，邀请到上海参加学术活动，还让我帮他修改文言小品，甚至替他代拟挽文字学界名家联。我觉得

王老师对我的信任，更体现在他肯把自己离异后与一些“女朋友”交往的情形告诉我。我听他介绍好几任“女朋友”后，想到王老师在六十岁后还把“思想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契合”视为找“女朋友”的首要前提，他永葆一颗赤子之心固然珍贵，可能这也是他至今未找到称心如意“女朋友”的根本原因？我当然不敢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王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49岁辞职读博士，或许是受到王老师潜移默化影响。我儿子中考后，王老师和刘悦博士一起买书包相赠。儿子高考后，王老师不但为填报志愿出谋划策，还特地赐赠派克金笔。他对我儿子的学习是直接勉励，对我的学习是间接提示。他多次说我可以做一些大事，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学问上应有更大长进。所以当我向王老师报告要考博士，他不但百分百支持，而且认为我百分百能考取。我明知他这个百分百的信心是建立在毫无根据的对我偏爱的基础上的，但这仍然极大地鼓励了我。我到校读博士后，参加他的学生为他举行的生日欢聚，王

老师特地命我在他许愿后，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对我有恩对我儿子有爱的王元鹿老师，在2021年8月10日受尽病痛折磨后辞世。我未能赴沪上送别，心中惨然。当天撰写挽联：“以文字为生命，著作长存，一身绝学姑苏月；视李桃胜芝兰，音容宛在，万里招魂沪渎云。”以王门全体弟子名义收录于王先生纪念文集《菉竹猗猗》中。儿子2022年考取硕士、2025年考取博士，我们都无法向王老师报告了。我翻看着《菉竹猗猗》中的一帧帧照片，如见王老师笑容，如听王老师笑声。王老师活在我心中。



沈喜阳，平顶山学院文学院院长，文学博士。读书、编书、教书、著书，号称“四书学士”。现居平顶山。



我是遗腹子，人生开局不幸。外婆说，人都不在了，还有鬼举报我生父与反动标语有关。万幸的是，上天另给我安排了可敬可爱的养父。在我心里，养父如同生父，如同英雄。

1968年，父亲从安徽省汽车运输公司半工半读学校毕业，先开货车，后开客车。他有个孙姓同事，因过去在南京总统府开过车，被打成反革命。母亲说，当时只有父亲敢和孙伯伯说话，与他家人来往。“反正我根正苗红，怕个屁！那些害人精，来一个灭一个。”父亲这么说，是有底气的。他文武双全。家里有一大一小两块石锁。父亲能把百斤的大石锁甩起来后，让它稳稳地落到一只弯曲的胳膊肘上，是为“石锁架肘”。要二十斤的小石锁，父亲擅长“两指立角”，甩起石锁后，再用两个手指捏住石锁的一角接住。司机跑长途在外住宿是常态，父亲的行李包里总揣着一只口琴，随时拿出来吹。若遇休假，父亲最喜欢带上鱼鞭、口琴与一双小儿女，去河边。微风轻拂，水波荡漾，琴声悠扬，《茉莉花》《月光下的凤尾竹》《驼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质生活虽清苦，父亲仿佛精神贵族。

1984年，父亲意外在改革大

父亲的天空

许承

潮中当了官——汽车三队队长。听起来官不大，却是个掌握实权的职位。之后，各色送礼人等成了我家常客，拉拉扯扯中，礼品一概被父母拒收。让父亲的同学与同事无法理解的是，一年后，父亲断然辞官，重回驾驶岗位。聊起这些往事，父亲总是哈哈一笑：“收礼违法，不收礼得罪人，还是与方向盘打交道单纯，况且，当时你们姐弟俩正在读书，两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开销大，开车有补助，多跑一公里就多一公里的津贴呀！”别人削尖脑袋当官，父亲横竖一条心当工人。有诗曰：“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骨骼清奇的人少，父亲算一个。

退休后，父亲去了某事业单位做门卫，一干十年。门卫工作最让他开心的是，不用花钱，报纸随便看。对于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的“豆腐干”，父亲既是忠实的读者也是直言不讳的评论家。他把打工的收入单独存了起来，说是给外孙、孙子将来上大学用。后来，我遭遇了不可预知的困难，需要用钱。母亲沉默，父亲却瞒着家人拿出存折，

上门甩给我说：“丫头，你要多少取多少。”

2019年，父亲确诊食道癌。医生会诊说开刀危险，建议高能射线放疗。所住医院附近有座小山，名曰螺狮山。上午放疗，下午父亲便溜出去登山，还自鸣得意地打电话给我说，要在螺狮壳里做道场，好像他只是感冒而已。腊月二十八，我陪父亲做完了一个疗程的最后一次放疗，回家。

庚子年春节之后，75岁的老父亲说是要去阳光下进修与深造，在城郊寻了块荒地种菜。菜地离水源较远，父亲种的都是耐旱的农作物，山芋、芝麻、玉米、南瓜、豌豆等等，终是“草盛豆苗稀”。父亲再没去医院巩固治疗，埋头种菜，吃不完，送人。如有神助，癌与父亲“相忘于江湖”。

去年，81岁的父亲莫名厌食，身体虚弱，起夜时摔倒好几回。考虑母亲同样年事已高，又不愿拖累子女，父亲坚决要求住进康养中心。虽然讲话有气无力，父亲依旧乐观，自创“以开胃小菜唤醒消化道”疗法，少吃多餐，累了就睡，睡醒就读书，还打趣说：“癌症乃

我手下败将。”果然，两个月后，“数据恢复”成功，父亲照旧下棋打牌。年底，民政部门对每位老人进行能力等级评估，父亲由“轻度失能”变为“能力完好”。整个康养中心，唯他“成绩优异”。我把此消息发在朋友圈，大家纷纷调侃老人家好比考上985。

春分，去看望父亲，顺口吐槽了一些烦心事，没想到，父亲问我能不能带他出去吹口琴，放风筝。

父亲的风筝飞上天的那一刻，我抬头望着高远的天空，豁然开朗。



许承，安徽省作协会员，青阳县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绿洲》《安徽文学》《艺术界》等期刊。